

风雨童趣图和田野亲情曲 ——《短文两篇》的优美境界

《短文两篇》讲述的是两个故事。《金黄的大斗笠》讲述的是一个牧童在田间遇到风雨,姐姐及时送来斗笠,姐弟二人在大斗笠下避雨谈笑。《散步》是写一家三代四口人在田野上散步,尊老爱幼,同途共进。两篇短文展示的是优美的艺术境界,这种境界一方面来自对自然景物的生动描绘,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作品人物美好心灵的充分显现。

—

《金黄的大斗笠》主要表现对象可划分为以下三类：两种自然现象 急风和暴雨 两个人物 牧童和他的姐姐；两幅生动的画面：牧童放羊和姐弟同在大斗笠下避雨。

先看对风雨的描写,这主要见于课文的前半部分。开始写道：“干干净净的蓝天上,偷偷溜来一团乌云,风推着它爬上山头。”这是暴风骤雨到来之前的景象,天空突然出现一团乌云,并在风力的推动下爬上山头。文中用了

“偷偷溜来”一语,用以表现乌云的形成出人意料,不易觉察,是晴朗天气突然出现的变化。后面的文字是分别对风雨进行描写,先写风,后写雨,反复进行三次。俗话说 风在雨头。这篇短文先写风、后写雨的行文顺序,合乎自然界刮风下雨的实际情况。在分别描写风雨的时候,突出渲染它们在不同阶段的特点,勾勒出它们逐渐加强的发展趋势。风先是把庄稼的叶片吹得翻转过来,把山羊身上的毛吹乱,这时的风还不算强烈,还听不到响声,只能见到一些轻微物象在它吹动下所发生的变化。到了后来,风势愈加猛烈,它撼动着大树,还吹得树叶哗哗作响。风的变化是由小到大,由弱到强,从无声到有声。再看雨 先是乌云被挤下雨点;“那又粗又亮的线线,似乎能数得清。”仅仅是有限的雨点,似乎能够数得清,雨落得还很疏朗,不够密集。后来呢 文中没有直接描写,但从牧童急忙奔跑躲避的情状可以推断出,雨势已经很猛烈了。短文按照时间顺序把风雨分三个阶段加以描写 酝酿期、初来期、强烈期。三个阶段风雨的形态不同,但都是愈演愈烈的趋势。

这篇散文出现的两个人物都是儿童,他们天真烂漫,单纯可爱,同时又有各自的特点。先看牧童。他正在悠闲地放羊,忽然遇到风雨。风来之初,“小男孩脸上的汗珠被吹干,换上调皮的笑意。”他对吹来的风毫不介意,反倒觉得有几分好玩,是个调皮的男孩。可是,当风猛雨急的时候,他又变得惊慌失措;“连鞋都不穿,光着脚丫跑得噤里

啪拉的。”他对吹来的风毫不介意的调皮神态是可爱的，慌忙避雨的狼狈相同样可爱。姐姐送来斗笠后，他对姐姐的及时出现感到惊异，向姐姐询问何以预知风雨到来的原因。他对姐姐送来斗笠满怀感激之情，可是，又好像未能洗上雨水澡而感到遗憾，再次流露出顽皮、淘气的本性。牧童的姐姐比他大不了几岁，但和弟弟相比，懂得的事情更多些，略显成熟。她从乌云的影子预知暴雨的到来，从竹林的声音判断出风的发作，及时给弟弟送来斗笠。对于弟弟调皮的话语，她不作回答，只是拍了一下弟弟的手，可以看出她对弟弟的喜爱、呵护。

这篇散文出现两幅动人的画面。首先出现的是牧童放羊的场景：

山这边，梯田里的庄稼像绿海里卷来的一道波浪头。一个浑身只有一条短裤的男孩子，挥着一根树枝，树枝挂满绿叶，歌谣般亲切、柔和。他看管一头雪白的小山羊，小山羊在田埂上悠闲地啃着青草。

这是一幅典型的田园牧歌式的画面。牧童置身于绿色的海洋之中，梯田的庄稼因层次分明而如波浪卷来，有一种流动感。周围的庄稼全是绿色，牧童挥舞的树枝也挂满绿叶，他虽然没有开口唱歌，但他动作本身就像一首歌谣。他只穿一条短裤，天真可爱，白色的山羊也悠闲自在，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无忧无虑，充满乐趣。

第二幅画面是姐弟在斗笠下避雨的场景：

金黄的大斗笠下：这边，露出一条翘起的小辫；那边，露出一条揽着小山羊的滚圆的胳膊。在用斗笠临时搭起的小房子里，姐弟俩坐着，任凭雨水洗刷四只并排的光脚，脚指头还在得意地动呢。金黄的大斗笠下还遮着笑，遮着小山羊偶尔发出的咩咩声，遮着姐姐和弟弟的笑语。

作者先是从人物情状写起，从翘起的小辫，揽着小羊的圆胳膊，可以想象到姐弟俩此时的神态。他们的脚任雨水洗刷、脚指还得意地动，表现出他们的顽皮好动，天真乐观。他们的笑语和羊的叫声偶尔交织在一起，呼应着斗笠外面的风雨声。这段文字按照由静到动的顺序进行描写，先是人物情状，然后是人物的动作，最后是人的笑语和羊的叫声。虽然斗笠外面风急雨骤，但斗笠下面却是一个欢乐的世界，姐弟俩和小羊都挤在一顶大斗笠下，以斗笠的大反衬出人物的小，构图非常巧妙。

《金黄的大斗笠》所用的语言鲜活生动，非常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感受。写乌云是“偷偷溜来”，风推着它爬上山头”，把风雨到来的隐蔽性描写得生动细致。把风吹羊身上的毛说成是“梳理”和“弄乱”，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戏弄小羊。描写猛烈的风势时称“它抱住每一棵它遇到的树，用力摇”，这些地方都是拟人手法，按照人的动作形态

描写乌云风雨。结尾部分把大斗笠比作大蘑菇，是拟物手法，比喻极其贴切。蘑菇是圆形，斗笠也是圆形。蘑菇顶盖通常是黄色，这只大斗笠也是黄色；野生蘑菇在雨天孕育，斗笠也是在雨天派上用场；经历阳光雨露的滋润，蘑菇会越长越大；牧童和姐姐经历风雨的洗礼，也会更加茁壮成长；雨中的蘑菇充满生机和活力，斗笠下的姐弟俩同样朝气蓬勃，天真可爱。

二

春暖花开，风和日丽，全家到野外去散步，是家庭的一大乐事。《散步》所展示的就是一家三代四口人在田野散步的动人场面，把大自然和人类心灵最美好的东西都充分显现出来，是一首动人的田野亲情曲。

一是表现和谐之美。作者一家老小在野外散步的时候，正值阳春季节，又赶上个好天气，没有风，没有雨。见到的是新绿的原野、树上的嫩芽和田里的春水。再往前走，有金黄的菜花，整齐的桑树，还有水波粼粼的鱼塘。各种自然景物显得和谐、融洽，相互辉映，构成一幅宁静的画面。与此同时，我们还看到另一幅和谐的画面，这就是家庭的和谐，三代人之间的和谐。开始散步的时候，前面是年青的儿子陪伴年迈的母亲，后面是年青的母亲领着年幼的儿子，正如作者的儿子所惊呼的那样：“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，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。”说得大人都笑了，是一种其乐融融的场景。到了后来，在小路上行走的时候，

前面是年青的儿子背着年迈的母亲，后面是年青的妈妈背着年幼的儿子，扶老携幼，颇为动人。这是两幅和谐融洽的亲情图。家庭的和谐、大自然的和谐融汇在一起，显得极其协调。一家三代四口人处于生命的不同时段，但却能尊老爱幼，相濡以沫，这与大自然的和谐相比，属于更高层次，也愈加可贵和难得。

二是表现自然天性之美。课文所展示的春天的景象是自由的、无拘无束的，各种植物遂其天性，自然成长：“大块小块的新绿随意地铺着，有的浓，有的淡 树上的嫩芽也密了 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。”一切都是自由自在地存在，保持着自己本然的形态，没有外在的力量去强制它们、改变它们。在田野散步的三代人，同样也是各遂其性，把自己的真实的感情自然地流露出来。年青的儿子背着年迈的母亲是出自天性，年青的母亲背着幼小的儿子也是出自天性；年老体弱的祖母为了满足孙子的心愿，决定改走小路，还是发自天性。天性是不加矫饰的，是最真实的，而血缘亲情、天伦之乐，又是人类最基本的天性。从这篇课文可以感受到，人和春天的草木都在顺应自己的天性生存着，活动着，它们都坦露出自己的真实，因合乎本然而自由自在。

三是表现生命之美。春天是充满生气的季节，大地从沉睡中苏醒，草木充满生命的活力。作者从所见到的春天景物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搏动：“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——生命。”对于母亲的出游，作者是从延年益寿的角

度看待这件事，极力劝她多走走。漫长的冬季夺去了许多老人的生命，作者为自己的母亲又熬过一个冬季而感到庆幸，因此，对老人的生命也特别珍视，在考虑走小路还是走大路的时候，他选择走大路，为的是让年迈的母亲行走得轻松些，多享受一些人间的欢乐。儿子虽然委屈些，作者想的是“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”，仍然是从生命的高度来看待自己对母亲的孝和对儿子的爱。最后年迈的母亲决定走小路：“她的眼随小路望去，那里有金色的菜花，两行整齐的桑树，尽头有一口水波粼粼的鱼塘。”她看到的是充满活力的物象，也流露出她对生命的热爱和渴望，她热爱生机勃勃的自然景物，更热爱年幼的孙子。一家人搀扶着、背负着，向着那有着金色菜花，整齐的桑树和水波粼粼的鱼塘之处走去，奏响的是生命的赞歌。前面的菜花桑树，一塘春水，会使孩子的童心童趣得到满足，会使年青的夫妇更加精神焕发，也会为年迈的母亲注入生命的活力。

这篇短文讲述的是全家野外散步这件小事，但有很深的启示意义，令人思索一些问题。

一是人生不同时段所扮演的不同角色，以及如何与时推移，实现自己的角色转换。作者提到劝母亲多走走时写道：“母亲信服地点点头，便去拿外套。她现在很听我的话，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。”这是母子之间的角色转换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由母亲是主角，变为儿子是主角，双方都自觉完成了这个转换。在小路上行进的时候，

年青的儿子背着年迈的母亲，年青的母亲背着年幼的儿子。作为母亲一方，由背儿子到儿子背自己；作为儿子一方，由被母亲背到背母亲。这都是人生角色的重要转换。受到长辈呵护过的人，要学会照顾长辈；而长辈呢，因为她曾经毫无保留地呵护过晚辈，所以，当她年迈体衰的时候，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晚辈的照顾。短文作者是位年青人，他深知自己的人生角色，感到自己责任和义务的重大，有一种庄严的使命感。当他背起自己的母亲、妻子背起自己儿子的时候，他产生这样的感觉：“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，就是整个世界。”老人和孩子的体重都很轻，但他们背负的责任和义务却是重大的，这就是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，是人类自古代就已经存在的珍贵的亲情。

二是如何处理家庭内部个体自由与群体协调的关系。家庭每个成员都需要自由，家庭又需要和谐，二者并不总是一致的，现实生活中难免出现矛盾。短文中一家四口在野外散步时就产生过走大路还是走小路的分歧。要保持四口人的协调一致，就只能走一条路；而要走一条路，就无法实现每个人的自由。怎么办呢？最后还是年迈母亲所作的决定解决了这个矛盾。她虽然走大路更顺当些，但为了满足孙子的心愿，还是改走小路。这种选择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大的不便，因为有儿子在身边精心照顾她。她献出了爱心，年青的儿子及其妻子也都献出了爱心，全家野外散步人人都很愉快。这件事告诉人们：人人

都献出自己的爱心，才会有家庭的和谐，也会有每个家庭成员的自由，家庭整体的和谐和每个成员的自由，靠爱心去培育、去联结。

（李炳海）

“背影”闪回真情多 ——朱自清《背影》的摄像艺术

《背影》发表的时候,正是白话文取得实绩的年头。仅“就散文论散文,这三四年的发展,确实绚烂极了 有种种的样式,种种的流派,表现着,批评着,解释着人生的各面。”(《背影·序》)《背影》的成功及其传诸久远的艺术魅力,主要是作者捕捉到了人生的一个侧面,付诸真诚,进行艺术表现的结果。

相对于人类历史上高歌母爱的排山倒海般的文字,人们对于父爱的咏诵则相形见绌。朱自清先生也并未倾全力为父亲立传,只是选择了一个“背影”,终篇不过一千五百字,然而,其感染力,震撼力,直至今日并不曾少减。小小篇什蕴涵的真情,足可穿越古今。朱先生的散文向来被认为具有“更显著的民族风格”^①,这也表现在本篇父子关爱的受授方式上。

传统礼法所奉行的“君君,臣臣,父父,子子”,将父亲置于家庭“君主”的地位;“五四”运动的冲击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,并没有从根柢上使之改观,那种新型的父子

关系，那种西方形式的亲昵、爱抚，在当时的中国现实中并不多见。往往是待人子稍长后，无论是“父”抑或是“子”，都在有意无意中构筑着两者间的距离，哪怕是深情如海般的真挚父爱，有时也显得遮遮掩掩，连语言表述亦似吞吞吐吐，甚或言不由衷。诗人作家敏感、细心如朱自清者，一旦从那种变形走样，有时未免拙笨的言语动作中，察见了其中的真情，付诸准确的艺术传达，则倍觉震撼人心，更加富有艺术情味。丧母又失掉‘差使’的父亲，面对“簌簌”落泪的成年儿子，却压抑着自己的悲痛与酸楚，从旁劝导儿子‘不必难过’到南京送站时，‘本已说定’不送儿子，让‘茶房’代行其责，临了，还是决定亲往送行。进站后，因行李多，须雇脚夫帮运，自觉‘聪明’的作者，总以为父亲‘说话不漂亮’非要自己插嘴讲价，父亲并不在意儿子的幼稚和涉世不深导致的无知，甚至故作不懂儿子盲目的优越感和轻视，还是由他讲定了价钱；登上火车，父亲先替儿子‘拣定了’座位，铺好他自己为儿子做的‘紫毛大衣’，嘱其‘小心’、‘警醒’勿‘受凉’，然后‘嘱托茶房好好照应’。然而，这在作者看来，父亲的所言所行是多么不合时宜，何其多余呵，亦至于‘暗笑他的迂’。

细心的读者读至此已约略感受到了这纯乎中国式的父爱。然而，这之于题旨和开篇即触及到的‘背影’，还没有实际的交代和具体的刻画，这也许正是本文的高明处，不计作者意识到与否，这都是“背影”出现之前的一种铺垫，一种接应，待到‘背影’呈示给读者时，尤其是其后‘背

影’的几次闪回,所造成的艺术效果,所形成的艺术冲击力打动了读者时,人们会感受到这并没有描写‘背影’的前半部分,绝非等闲文字,它是表现‘背影’的坚实基础,是铺垫亦还是映衬,在具体表现技法上,亦含有欲扬先抑的味道。

第一个‘背影’镜头,也是‘背影’的主镜头,是登上列车后始得‘酝酿’的。父与子对视着又各自思虑着,年轻、“聪明的”儿子只是知道时间促迫,老人的手脚已不捷便,催父快走。父亲知道离开车尚有些时间,他往车外看了看说:“我买几个橘子去。你就在此地,不要走动。”那激动人心的‘背影’出现之前,行文的节奏急促却又让人觉得从容,急促是一种内心的感觉,或是一种阅读期待而产生的心情,从容则是作者那有条不紊的叙述陈说使然,你交代得愈从容,愈不忽略相关相近的细节,人们的期待愈显急切。这一方面可归诸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,最主要的还是作者对父亲深挚的爱始终在发生着效用。父亲出动前的刹那,作者下意识地扫了一眼父亲买橘子须经过的线路情形,他看到那边月台的栅栏外,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,要走到那边月台,须穿过铁道,“须跳下去又爬上去”;父亲是一个胖子,走过去自然又费些事,作者又顺势铺垫了一笔:“我本来要去的”,只是平和中一直是坚定的父亲“不肯”;只好让他去”。接下去是‘背影’出现之前本文第一次对父亲的庄重审视,第一次肖像描写,由近而远依次开展开来,他戴着黑布小帽,穿着蓝布大马褂,深青布棉

袍。蹒跚地走到铁道边,慢慢探身下去;尚不大难”。可是,他穿过铁道,要爬上那边月台,就不容易了。行笔至此,我们分明已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感动和压抑着感动的种种努力,只是尚未到渲泄的高潮罢了。那揪动人心的“背影”就要出现了,作者描述得十分精微:“他用两手攀着上面,两脚再往上缩;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,显出努力的样子,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,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。”

父亲艰难、肥胖、老疲且努力攀援的“背影”,倏忽间涌下的泪水,包含诸多意蕴。首先是对中式父爱的艰难理会和最终领悟。有人曾总结过,中国的儿子对父亲的态度,大致可分为几个阶段:童年时认为父亲是英雄;青少年时期认为父亲马马虎虎,不过如此;成年后,认为父亲缺陷甚多,开始变得讨厌了;等到自己渐入老年、失去或即将失去父亲时,才突然感到父亲的伟大。如此看来,本文的作者写作该文时,正处在第三个阶段,即成年时,他以自己的“聪明过分”去比较父亲的“说话不漂亮”;对于父亲的呵护关爱,心里却暗笑其“迂”;在回忆中作者亦想起了往日对父亲种种的“不好”。然而,与常人不同的是,正值第三阶段的作者,突然之间,生发乃至具备了第四阶段的感慨、认识和体悟。父亲“背影”的闪回,如此强烈地刺疼着作者,这看似琐屑的、小小的、却令人刻骨铭心的经历,缩短了人生体验的历程,似乎在须臾间懂得了诸多,成熟了诸多。正是因为对“背影”敏锐的捕捉和成功的

传达,人们看到此前对父亲的‘开责’、‘贬抑’,是一个感人的艺术手腕,虽然在实际上那仍旧是父子之间的真情起着决定性作用,尽管父与子的动作言语看上去曾那样不谐和,但真情则始终是艺术的根本保障,从某种意义上说,艺术确实是情感的符号。

第二,‘背影’的刺激,无疑加深了作者对生活、对苦难的记忆和认识。现实生活中漂泊者与亲人间的时空距离,始终困扰着人们,诚如作者看到、体会到的那样——“只为家贫成聚散”^②。“近几年来,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,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,他少年出外谋生,独立支持,做了许多大事,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,触目伤怀,自然情不能自己。情郁于中,自然要发之于外。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,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。但最近两年的不见,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,只是惦记着我,惦记着我的儿子。”可以想见作者对父亲的变化感到凄然,他不情愿父亲对他的依顺,他多么希望再看到父亲之‘怒’啊!因为父亲态度的转变,转变为平和、顺从,那正是他进入“老境”的象征。

第三,作者之于‘背影’的艺术发现,在倾诉父子亲情之际,也流露了些许忏悔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一点。如果从这个角度审视,该文又是一篇悼惜父爱的文字,那看上去的柔弱、脆弱,正是对父亲坚毅一面的反衬。面对家境的‘惨淡’,祖母的逝世和他自己的‘赋闲’,作者的簌簌眼泪,然而父亲却是如此冷静,他反过来劝慰作者:“事

已如此,不必难过,好在天无绝人之路。’在变故、苦难面前始见出父亲的品质,这正是作者仰慕于父亲的。

父亲的‘背影’既显示,作者则再三流泪,这和‘背影’的再三闪回有直接联系。作者‘很快’流下的眼泪,因怕父亲和他人看见;‘赶紧揩干’;再往外看时,父亲已循着走过去的路线抱了朱红色的橘子回来了,照例是“爬上爬下”;还多了负荷,过铁道时;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,自己慢慢爬下,再抱起橘子走。’作者将父亲搀上车,将橘子“一股脑儿”放在儿子的皮大衣上;“扑扑衣上的泥土”;接下来写父亲的神情姿态,一句“心里很轻松似的”,一个“似”字,写尽了此时此地父子双方的心地,写尽了彼此间的真情至爱。列车开动前的片刻,作者写来似乎很长,过了一会儿又说:“我走了,到那边来信!”父亲走出车厢,走了几步,又回过头来说:“进去吧,里边没人,”看似毫无感情色彩的叮咛,寄寓着多少沉沉如山的父爱啊,作者自然是读懂了并感觉了那重重的份量。等到父亲的“背影”消失在来往的人流中时,作者的“眼泪又来了”。

相对于“背影”的两度实写实现,它在文中的第三次闪回则是一种虚现虚写。那是作者回京后接到父亲的信时,至此,行文行将收束,父亲来信内容的直接引述,是章末重重的一笔,信中说道:“我身体平安,惟膀子疼痛厉害,举箸提笔,诸多不便,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。”这的确是正面写了父爱的伟大和力量:膀子的疼痛,连拿筷子提笔都已十分困难,却仍然向儿子声称“身体平安”;他不愿

为飘零的儿子添加些微不安,不计有什么困顿、苦难,他都想默默承受,以最大限度的辅助儿子撑起生活的天地,让儿孙们在他的庇荫下,生活得更如人意些,如果不是病得厉害,他绝不肯向儿子吐露膀子的病痛。作者的心疼了,至此,他已完全懂得了父亲,亲身领受了父爱的博大:“我读到此处,在晶莹的泪光中,又看见那肥胖的,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。唉 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”颇想见到父亲的心情溢于言表,文章到此却戛然而止,给读者留下了无限丰富的想象空间。

《背影》的流传,自有其艺术技巧的高超和驾驭语言文字的非凡能力,但它的成功,却使人想起“真正的艺术是不讲求艺术形式的”作品含蕴的真情,打动了同时代的读者,亦令其后的我们激动不已,掩卷追忆,数辈人念念不忘的,倾心称道的,到底是什么呢?没有什么故事,没有曲折的情节,它只不过是实际生活中,送站时一些寻常且不断重复发生的琐屑细节而已,但既经作者拈出,它的“琐屑”却因“寻常”而大放光彩。人们憬悟到,那开车前的时空是由真挚的父子之爱来填充的;“背影”的捕捉及其后面的闪回,产生了奇异的艺术效果,它必将在当今及其未来的读者中闪回不已。

(王树海)

注释：

①刘绶松《中国新文学史初稿》上卷,人民文学出版社。

②朱自清《儿女》见《朱自清全集》第一卷,江苏教育出版社。